

有那种高岭之花男主，被女主勾引拉下神坛的文吗？

「兮和，你杀了秋辞好不好？」天南星咬上我耳珠，在我耳旁呢喃。

我呼吸一窒，面上虽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
厮缠一个月，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。

可，杀了秋辞，我从未想过，更舍不得。

「不好。」我一口回绝。

他身子一僵，「为什么？」

「他掌幽冥百刑，如我臂膀。」我伸出一根手指，点在他额心，「杀了他，你可有能力统御百鬼？」

他动了动唇，最终选择沉默。

我与天南星在人间相遇，他一路追我下地府，被秋辞所杀后肉身消弭。为保他魂魄不散，我动用禁术，强行把他的魂魄封印在秋辞体内。

白天他是冷面判官秋辞，高岭之花，神圣不可亵渎。夜晚他是天南星，热情如火，与我共赴巫山、抵死缠绵。

我愿与他翻云覆雨，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拥有秋辞罢了——这一点，他比我更清楚。

而他现在，明显已经对秋辞动了杀心。

「阿星，幽冥界不能生乱。」我的指尖划过他面上高山与陡崖，最后停在那两片香软薄唇上，「占着人家的身子，好好享用就是了，你说呢？」

这句话，是劝诫，更是警告。

「兮和，你没有心。」他头埋进我肩窝，低声抗议。

我好笑地揉了揉他的头，「没有心，你不照样爱得要死要活。」

他没再出声，却用行动验证了我的话。

清到浓时，我突发奇想，「阿星，你知道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吗？」

「叫什么？」他微愣。

「偷、情。」我唇角勾起，笑意嫣然。

他眼皮子一跳，当即缴械投降。

1

秋辞来递交鬼册时，眼下一片青黑。

昨夜，天南星为了挽回颜面，把我压在床褥间，极尽凶残之能事。

早上起来我对镜自照，果不其然，下眼睑发青。

我用了厚厚脂粉，才勉强遮掩了一身「罪证」。

秋辞的作息规律地让人发指，休息四个时辰还睡眠不足，天知道他哪天起疑。

「殿下盯着我作甚？」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热烈，秋辞蹙眉发问。

「怎么，瞧不得了！」我将一大沓鬼册往边上一丢，十足嚣张。

我扑倒秋辞之心，举幽冥界皆知，在他面前犯不着遮掩。

只是秋辞一向避我不及，从不在阎王殿久待，今天交完鬼册不走，实在蹊跷。

他目光落在我扔帖子的地方，好看的墨眉皱地更深了，「天界宝帖，需殿下亲自批复。」

「天界下帖子了？」我往椅背上靠了靠，「有啥劳什子指示？」

他微微躬身，语气恭谨，「事关天界，臣不敢僭越。」

我翻了个大白眼。

没看就没看，说什么不敢僭越——

阎王是我爹，我代父掌权后无数次命你娶我，你僭越的倒是很干脆！

「哪一本？」鬼册以黑色封皮为主，其中也不乏黄色封皮——刚好和天界的帖子撞了色。

我看着边上日积月累堆成山的帖子堆，与他大眼瞪小眼。

他上前几步，「认命」地在册子堆里扒拉时，结结实实打了一个喷嚏。

做鬼这么久，还一点女人香都受不了，着实纯情得可爱呢。

「判官大人，我今天香不香？」我故意凑近他。

秋辞不吭声，将一本黄色封皮的帖子放到案上后，掩着口鼻迅速消失。

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，我很不厚道地笑出声来。

只是笑着笑着，嘴角就塌了下来——

落在镜子里，是落寞的弧度。

2

我与秋辞得以相识，是因为他死后，黑无常几度拘魂失败，又怕强拘之下变成厉鬼，求到了我那阎王老爹面前。

从黑无常口中，我了解到这只鬼的生平。

是个京兆尹，虽没什么背景，却一身铮铮铁骨，杀伐果决，又有仁德之心。

他查案办事铁面无私、执法如山，又最擅抽丝剥茧，直到真相彻底水落石出。

在百姓眼中，他是廉洁公正的青天老爷。

在闺阁少女眼中，他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高岭之花。

可在帝王眼中，他是数度枉顾皇室颜面，打破朝廷平衡之势的罪人。

这样一个真心为国为民的好官，竟惹得当朝帝王亲自布局，在他二十四岁那年，将他灭了九族。

这泱泱浊世，待他委实不公，我听完很是感慨。

作为阎王独女、地府公主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自请入尘世走一遭。

本以为，他在人世逗留不去，是因为心有怨念。

可见到他我才知道，他是因为手上有几则凶案未了，担心真凶逍遥法外，故而徘徊。

最关键的是，这是个郎艳独绝，世无其二的美男子，光看一眼，就足以让我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

我以一个「冤魂」的身份接近他，自称「心有执念未了，入不得地狱」，厚脸皮地留在了他身边。

我想陪着他，亲眼见到这几个案子一个个拨云见日，以平他所忧。

这一陪，就是三年。

可是，很多案子查到一半，后面明明牵扯到更大的阴谋，却在无数双手的暗中操控下戛然而止，看得我这个鬼都郁闷不已。

那些凶手，得到应有报应的，加起来不足三成。

他日渐黯然。

看着那双清亮星眸，渐渐如死水一般平静，再不起波澜，我心里莫名难受。

我回到地府，软磨硬泡看了生死簿才知道，什么叫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」。

父王对我的办事效率不满，我说，一个月内必让秋辞来鬼门关报到，他才答应放我一马。

再回人间界，我开始暗中以鬼神之身入帝王梦，插手人间之事，且以禁术，保那些罪人死后魂不离体。

如此，黑白无常勾魂之日便不会发现异常。

那些逍遥法外的恶人，最终都得到了报应。而我，却因为干扰人间秩序受到反噬，看着秋辞进了鬼门关后，就长睡不醒。

这一睡，就是整整百年。

我醒来时，他已经成了地府判官。一碗孟婆汤，斩断了我和他之间的一切过往。

他做了鬼后，依旧一身风华，和这幽冥地府格格不入，让我惊叹不已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万恶的地狱，却在他的治理下，变得越来越好。

无数功德加身，也让他的地位，越来越稳固不可摧。

当我发现，秋辞所在之处，便是我心魂所在之处后，我才知，我一个万年不动心的鬼公主，栽了。

这几千年，我无所不用其极，都不能得到他半分青睐。

天南星被他所杀后，我用禁术，强行把天南星的魂魄封印在他体内，又抹掉了他这部分记忆。

白天他是冷面判官，统御百鬼，人神莫敢犯。

夜晚他是天南星，与我共赴巫山、抵死缠绵。

我终是「得到」了他，只是——手段阴邪，如饮鸩止渴。

3

我甩开脑子里纷乱的思绪，随手打开了天界宝帖。

刚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，我就被惊掉了下巴——是棱光帝君托幽冥界，帮忙寻找其子天南星元神的帖子。

这位帝君嫁了个凡人，生了个儿子我知道。

那凤崽子，也叫——天南星？

天界诸神不归幽冥界管，名字更不会出现在生死簿上。

想起天南星被秋辞所杀后，我翻遍生死簿，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，我敢确定，被我拐来的那个天南星，就是棱光帝君的宝贝儿子。

只是我一个鬼，凭本事睡到了一个神，还是个小雏鸟，简直夭寿啦！

当夜，我憋了一肚子郁火，辗转反侧。

「秋辞」却没有如期摸上我的床。

行，山不就我，我来就山——我捏了个诀，直奔敛香殿。

我破开敛香殿的禁制，推开了秋辞寝殿的大门。

秋辞躺在床榻上，睡得很不踏实，一身中衣被汗水浸湿，像是淋了场雨。

按理说，这个时辰，天南星早就从这幅躯壳中醒了。

现在这情况，也不知是我的禁术失效了，还是秋辞自我意识觉醒了。

看着这幅令我痴迷的皮相痛苦难耐，我委实心疼。

想了想，我施法进了秋辞的识海。

没想到，秋辞不是被梦魇住，而是在和天南星争夺身体的控制权。

我这才发觉，天南星一直隐藏了真正实力。他有凤凰真火在手，这火能焚万物，若想杀秋辞，应不是难事。

见我突然出现，秋辞一个晃神，被天南星的火焰击中。

天南星眼神阴鸷，不顾我在场，就欲痛下杀手——

我漫不经心，挡在秋辞面前，直接逼得他们停战。

动用禁术封印天南星后，我受到反噬，他们随便一个，如今都能轻易要了我的鬼命。

我敢如此率性而为，不过是仗着天南星不舍得伤我，秋辞不敢伤我罢了。

「小凤凰，你今天不乖哦。」我斜睨天南星，嗓音轻软，却不怒而威。

他睁大了眼，眼神里意外、不安相交织。

我想，他肯定没料到，不过一日不见，就被我识破了身份。

「敢问两位，在幽冥界打打杀杀，是不是要先问过我的意见？」我的视线在对峙的两个人身上来回。

天南星紧抿着唇不说话，眼神却是倨傲无比。

秋辞目光淡漠，身上带着伤也无丝毫落魄，越看越让我讨厌。

「呀，判官大人，你受伤啦？」我在秋辞身侧蹲下，故作惊讶，「你歇歇，我来替你教训教训这个浑小子。」

嘴上这样说着，我快准狠地将催眠诀打入他体内。

秋辞不防我突然袭击，眼皮子刚掀起，就缓缓闭上了。

我用捆仙索将他一绑，睨了天南星一眼，径直出了秋辞的识海。

天南星的元神刚和秋辞的灵体契合，我就被他从背后抱住。

「兮和.....」他一口咬上我脖子，哼哼唧唧地，「今日你站在我这边，我很开心。」

这小凤凰，脑子是怎么长的，我站的明明是秋辞那边。

我反手推开他毛茸茸的头，声音冷淡，「小凤凰，我是不是说过，秋辞不能杀？」

4

嘴上这样说着，我脑中却想着，应该用什么法子，送走这尊大神。

我可以折辱秋辞，却不能侵犯天界少帝。天南星的身份太尊贵，于我便是负担。

「他发现我的存在，想赶我回天界，我只能.....」他轻轻摇着我的胳膊，哀求道，「兮和，我不想走。我见过母神处理政务，以我聪慧，假以时日必能取秋辞代之。不就是统御百鬼吗，秋辞可以，我也可以。」

我挑眉，这家伙突然哪里来的自信？

「宁愿舍少帝之身，也要留在地府？」我淡淡开口。

他连连点头，眼神执着且认真。

我不为所动，「你乃至阳之身，来地府遛一圈尚可，若在此久待，于你修行无益。」

「修行什么的我都不在乎，兮和，我只要你.....」他蹭着我的脖子撒娇。

不像一只骄傲的凤凰，倒像是我在人间见过的小奶狗。

「阿星，你对鬼的认知或许有些偏差。」我好言相劝，「地狱集齐了所有的魑魅魍魉，至邪至恶，秋辞能做的事，你不一定能做到。」

鬼魂形态千奇百怪，我接手幽冥界后，觉得百鬼尊容影响幽冥风貌，专程去天界找了白无月，请他帮我炼制了一面阴阳镜，摆在了鬼门关外。

这面镜子，能逆转阴阳之相，让鬼魂们，「堂堂正正」踏进鬼门关。

每一个入我幽冥界的鬼魂，都必须站在镜子前照一照——主要原因，还是因为我颜控。

面对鬼魂我尚且如此，细数每一只鬼身后的罪孽业障，更非我所长。

「兮和，你又想吓唬我。」他嘟嘟囔囔，不以为意，「九幽地狱我都去过，鬼还能比十方凶兽还可怕吗？」

我摇头失笑，这熊孩子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？

那就让姐姐我，带你见识见识地府险恶吧。

「不信？」我睨他，「先说好，你若有一分胆怯，自己回天界，不许耍赖。」

他咬着牙，点了点头。

我带着他，径直去了阴尸间。

阴尸间由阴尸鬼王统治，里面的鬼魂都是死后尸首不全之徒，或头身分离，或缺胳膊少腿，或皮肉内脏虚空，没有「完人」。

立于百鬼之间，天南星开始还淡定。

等我破开百鬼身上的阴阳幻象，他两腿一软，原地昏迷。

阴尸鬼王匆匆赶来，看着软倒在我怀中的判官大人，鬼脸当即裂开了。

我看着不省鬼事的「秋辞」，笑得乐不可支。

这位不可一世的判官大人，怕要从此，成为阴尸间笑柄了.....

5

天南星倒也守诺，自知才能不如秋辞，乖乖回天界去了。

我将秋辞送回敛香殿，自个儿「灰溜溜」拐回阎王殿睡大觉。

可惜了，再无美男作陪，漫漫长夜，又得一个人过喽。

第二天，我是被黑白无常叫醒的。

原因是——判官大人没上班，鬼城已鬼满为患，需要判官大人加急处理。

黑白无常有便宜行事之权，生前无功无过者，他俩拘来后，交由牛头马面直接发配奈何桥，一碗孟婆汤灌下，转世投胎去。

那些生前有功、或为过恶的鬼魂，都得由秋辞量刑，以决定去处。

而秋辞向来独行独往，从不喜人鬼近身，敛香殿也没个小鬼服侍。有胆子进入敛香殿，还能活着出来的，除了上任阎王我爹，也就只有我了。

我后知后觉，想起被我用捆仙索困在识海的秋辞，一个头顿时两个大。

我哀号一声——

快乐的日子总是这么短暂，暴风雨，眼看就要来临了。

我推开秋辞寝殿的门时，他垂着头坐在床上暗处。

地府无日月，他未燃鲛灯，我这么堂而皇之出现在他面前，他竟连头都不曾抬一下。

一副彻底将我无视的德性！

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这副躯壳美则美矣，还是住着天南星的时候比较可爱。

既然捆仙索解了，那这里就没我什么事情了。

「那个，黑白无常找你，你要是没什么事，就去见见他们……」
我站在门口，冲他喊了一嗓子。

秋辞没有应声。

他凝然不动、一言不发样子，阴森森的，看起来有些瘆人，
让我莫名害怕。

中邪了？

坐化了？

还是被某只鬼王暗杀了？

我踮着脚尖走到他身前，伸出一根手指头戳了戳他。

下一瞬天旋地转，他在上，我在下，我被他压在床榻间。

「阿星？」我抚了抚胸口，吁了一口长气。

秋辞一向对我避而远之，天南星则恨不得时时黏在我身上。

愿意亲近我的，天南星无疑。

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」我在他鼻尖亲了一下，推了推他，想要起身。

大天白日，判官大人的床我可不敢睡——怕猝死。

他盯着我，眸色翻涌，一动不动。

「阿星，别闹了。」我捏了捏他的脸颊，语气不自觉放重了些，「秋辞再不主事，地府就要乱套了，我现在需要他，快放他出来！」

眼前的人发出一声极短促的冷笑，「殿下好手段，愚不知，何时与殿下如此亲近了？」

我脑子平地起惊雷，轰然空白。

糟了遭了，这厮是——

秋辞！

6

各位六界同僚们，我被谋权篡位了。

大逆不道的那位，正是幽冥界那位刚正不阿的秋辞判官。

可怜我，被他封了仅剩的几成鬼力，囚禁在敛香殿。

这地方，我出不去，旁人又不敢进来，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

更没想到的是，秋辞那个天杀的，把我丢在敛香殿，从此不闻不问。

我彻底体会到了，什么叫「地府无日月，寒暑不知年」。

真后悔，没有第一时间脚底抹油开溜。

更后悔，暂代阎王之位后，对百鬼之事不闻不问，彻底放权给秋辞。以至于他大权独揽，无鬼记得我是谁。

也不知道我那死鬼爹，啥时候能从闭关中出来，解救我于水火之中。

闲着无聊，我就开始瞎琢磨。

我利用天南星，干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，秋辞到底知道多少了。

若是知道个十成十，杀我都是轻的。

若是不知道，以他那恪守君臣之礼的作风，关我实乃罪大恶极。

可惜，我连秋辞一根头发丝儿都见不着，只能胡乱揣测，疑神疑鬼。

没了修为傍身，又没有鬼气可吸，昼夜不知轮番交替了多少次，我终于坚持不住了。

要死了要死了，可怜我一介鬼神，「壮志」还未酬，就要真的变成鬼了——

意识消失前，我悻悻地想到。

7

再睁眼，是在我阎王殿的床上。

我见到的第一个鬼，明明是秋辞，却又不像秋辞。

原因无他——

他那张几千年不变的鬼脸上，表情精彩纷呈，像是画师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。

看到他，我忍不住瑟缩一团——采撷这朵高岭之花的代价，着实有些大。

但，人间有句话怎么说的，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」

采到就是赚到，能睡他一个月，值了！

「你的鬼力呢？」秋辞垂眸打量我，眸子里一派深秋清冷。

呃，这话问得我心虚。

我感受了一下，身上禁制已解，只是丹田依旧空空。

剩下的几成鬼力，好像都已经被反噬之力给吞了……

「与你何干！」我梗着脖子，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。

他也不恼，弯腰端起一碗黑漆漆的汤，端到我面前。

「喝掉。」他语气无比生硬，十分的不近人情。

看这汤色我惊了，「孟婆汤？」

作为一只鬼，我喝过人间所有美酒佳酿，但是地府独有的孟婆汤，却从未尝过。

这死鬼本就只手遮天，要是我一碗孟婆汤下肚，前尘往事皆忘，以后岂不是任他拿捏摆布？

「可不可以.....不喝？」我试图跟他打商量。

他弯下腰，一手执汤，一手就要来钳制我下巴。

这双手骨节分明，修长如玉，剁下来供着——会更好看！

「我、喝！」我接过那碗汤，咬着牙一饮而尽。

区区在下鬼命浅薄，自觉没福气享受判官大人的亲自服侍。

这孟婆汤有点腥，有点咸，还有点甜，味道有些一言难尽。

喝完，我把碗往他手里一塞，蒙头郁郁躺下了。

人死了，会变成鬼；鬼死了，只能灰飞烟灭。

玩弄了地府判官的灵体，我大概马上再过不久，就要从六界除名了.....

我好像对孟婆汤过敏。

因为喝了孟婆汤后，我不仅没失忆，还动不动犯恶心。

秋辞那天杀的，居然光明正大地在阎王殿布下限行结界，断了我「求医问药」之路。

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位判官大人好似也精通医术。

他不仅每天都会给我把脉，还要逼我喝一碗黑漆漆的汤。

味道比第一次喝的好一点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我有时候脾气上来了，把碗一摔坚决不喝，又会有一碗新的送到我面前。

如此反复，源源不断。

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整个殿内弥漫的，让我一言难尽的味道越来越重了，熏得我瞌睡连天。

闹腾累了，我只能乖乖用药。

好在喝了后，倒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反觉得周身轻盈。

不过，黑白无常没来找过我，四大鬼王也没来找过我。

秋辞向来办事妥帖，幽冥界看来一派祥和安宁。

换个角度看，也算没有辜负父王命我好好治理冥界的殷殷教导。

我索性放宽了心，喝了药，睡大觉。

就是肚子上的肉肉见涨，让我噫吁戏，直呼鬼命艰难。

9

我被人从被窝里捞出来的时候，恍然不知今夕何夕。

「你是谁？」看着眼前精细漂亮、唇红齿白、少年感十足的脸，我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。

「我是阿星呀，兮和，这才多久不见，你就把我忘了……」他往我面前凑了凑，不满地嘟囔。

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缓了缓，这才将他认出来。

他在幽冥界跟我厮混，顶的一直是秋辞那张脸，至于真容，我倒真的记忆模糊了。

看见天南星，我半是欢喜半是愁。

喜的是，这是这世间鲜有的愿意掏心掏肺对我好的人，还是个尊贵的神仙。

愁的是，我与他注定无缘。

我在他的搀扶下坐起身，挑了挑眉，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想你了，就来找你了呗。」他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，眉眼间带了点委屈，「若是不来，还不知要被你瞒到什么时候。」

「瞒你什么了？」我接过水，瞥了他一眼。

「兮和，你有喜了。」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。

我没好气地瞪他，「喜从何来？」

吊死在一棵树上，小命都差点不保，这也叫喜？

话音刚落，那作呕的感觉又来了，我干呕了好一阵，难受得眼泪都飚出来了。

「辛苦你了，兮和。」天南星执起我一只手，放在脸颊边蹭了蹭，看起来又软又萌，「咱们就生这一个，以后再也不生了。」

天降霹雳，劈得我差点元神出窍！

有喜，生？

我一个鬼，也能怀孕？

妈呀，有生之年，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
「兮和，我今日回天界，就求父神母神来提亲。」天南星注视着我的肚子，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。

「呵呵，不用吧.....」我摸着肥得紧致的肚子，话说得无比艰难。

就算我真的腹怀鬼胎，算在谁的头上，都挺不合适的。

「在下的家事，何时轮得上少帝君费心？」门外传来一道幽冷低沉的声音。

明明一句轻飘飘的话，却震得我头皮发麻。

仅凭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得出结论：我对秋辞灵体做的那些事儿，他本尊知道了。

大型社死现场，不过如此。

10

两个绝世美男，为了定我肚中孩子的归属权，大打出手。

万万没想到，我只活了上万年嫁不出去的鬼，也会有今天！

我看着那两道惊若翩鸿、宛若游龙、上下翻飞的身影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天南星护我、争我，那是因为爱我。

秋辞呢？

喜当爹？

不像是他的作风啊.....

好在，我这宫殿够宽敞，这两位都知道收敛法力，没有当着我的面，拆了阎王殿。

后来，许是觉得打得不尽兴，转场去外面了。

我目光越过高瓦屋檐，落在正在打斗的秋辞身上。

他今日，不正常。

不，从囚禁我这件事开始，就处处不正常。

「臣孟婆女英求见。」就在我纳闷的时候，孟婆女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
待她进来，我才看见她手中托盘上放着一碗汤，只是汤色清亮，跟秋辞逼我喝的不一樣。

女英这一生，只醉心研究熬汤技术，听说这些年，还数次改良配方。

秋辞给我喝的汤，是不是孟婆汤我不知道。

但是女英送来的汤，孟婆汤无疑！

「给我的？」我态度很不友善。

「殿下说笑了，这是判官大人的。」女英将托盘放下，神态恭敬，「听黑白无常说，判官大人近日宿在阎王殿，臣便斗胆送

来了。」

我忍不住皱眉，「他有没有说，这汤给谁喝的？」

「不是判官大人自己喝吗？」女英被我问愣了，「每隔五百年，判官大人都要饮上一碗孟婆汤，这三千年来从无例外。只是这一次，不知怎的耽搁了——」

「你说什么！」我腾地站起身来，「好端端地，他喝孟婆汤作甚？」

女英摇头，「一碗孟婆汤，只能忘却旧事五百年。至于判官大人的心思，臣不敢猜。」

我气急攻心，一阵头晕目眩袭来，女英眼疾手快扶住了我。

「女英，我问你，三千年前那碗孟婆汤，秋辞可有不情愿？」我抓着她的胳膊，气息不稳。

「这个，恕臣说不清楚……」女英微微迟疑。

我皱眉，「怎么讲？」

「判官大人入幽冥界后，曾求老阎王允他永留地府，不饮孟婆汤不投胎，这算是……不情愿吧。」女英叹了口气，「明明老阎王都应了，只是后来，判官大人又专程去了趟奈何桥，把那碗没喝的汤补上了……」

女英走后，我看着那碗汤，勾唇冷笑。

我一直以为，那碗孟婆汤是地府规矩，他不得不喝。

不曾想，竟是他自己求的。

每五百年一碗，真是，好得很！

11

秋辞和天南星回来的时候，我正端着那碗孟婆汤。

「渴死我了。」天南星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，伸手就来抢我手中的碗，「兮和，你在喝什么好东西，快给我尝尝。」

我胳膊一动，避开了他的手。

在他沮丧的时候，我将碗送到他面前，调笑道，「孟婆刚刚送来的汤，阿星你确定想喝？」

嘴上这样说着，我却暗中盯着秋辞。

果不其然，我话音刚落，他脸色就瞬间沉了下去。

「孟婆汤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许喝。」天南星再次伸手抢我手中的碗。

「做鬼上万年，我还没喝过孟婆汤呢。」我收回手，啧啧有声，「看这汤色晶莹透亮，味道定然不错。」

说完，我将碗递到嘴边，作势欲饮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鬼力，直接将我手中的碗掀翻了去。

出手的，正是秋辞。

「敢问判官大人，这是作甚？」我笑吟吟地，将目光从一地残骸移到秋辞脸上。

他冷嗤，「孟婆难道没说，这碗汤的主人是谁？」

「呦，一碗汤而已，判官大人好生小气！」我佯装女儿羞涩，嗔道。

「噗——」

一道破空声，打破了我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诡异气氛。

我愤愤扭头。

「兮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」天南星擦着唇瓣上的水渍，还故意抖了抖身子，「一碗汤而已，你要真想喝，孟婆那里不多的是吗，何至于此。」

「出去！」我怒喝。

天南星还在迷迷瞪瞪时，秋辞转身就往外走。

「你站住！」我太阳穴跳了跳。

秋辞脚步不停，恍若未闻。

「秋辞，你能囚我一时，囚不了我一世。你今日胆敢迈出这扇门，终有一日，我会去孟婆处讨上十碗汤！」我嗓音尖利，如人间泼妇。

秋辞步子一顿，终是停下了。

我心中冷笑连连。

活了一万岁，竟会做拿自己来威胁旁人这种糗事了。

好有出息！

12

天南星出去的时候，贴心地带上了房门。

「你不是问我一身鬼力去哪了吗，告诉你也无妨。」我在边上一张椅子上坐下，还好心情地理了理华服上的褶子。

秋辞依旧背对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
我本没有指望他搭理我，这三千多年，他无视我的次数多了去了，我也早就习惯了。

「我上次去人间，带回个天南星，不是被你杀了嘛。」我放软了语气，优哉游哉，「我动了点禁术，把他的魂魄封印在你的身体里，夜夜与他寻欢作乐。鬼力消弭，不过是受到了反噬。」

我勾着尾音，似在挑逗，又似在放任自己沉沦堕落。

「秋辞，原本这些年，我一直劝自己说，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，不该强求你同等喜欢我。这段时间睡你的时候，还挺有负罪感。」我弯腰拾起一块瓷片，拿在手中把玩，「若不是孟婆今天端来这碗汤，我怕是还要被你蒙在鼓里。」

「你若是把一切都忘了，为什么要每五百年喝一次孟婆汤。喔，不对——」说到这里，我语气陡然一转，「应该说，你心中若有一丁点我的存在，又怎么会每隔五百年都要喝一次孟婆汤！」

「想我堂堂幽冥公主，想要什么没有，偏偏折在了你这里。」我摩挲着手中瓷片边缘，无声笑了，「尊贵的判官大人，这几千年来，看着我处处逢迎讨好，是不是特有成就感？」

秋辞的身子，竟微微颤抖起来。

「秋辞，你来幽冥界前，我也算帮过你。三千年爱慕之情，换一个月的露水情缘，你别跟我计较。就是可惜，发生了点意外。」我将瓷片尖端抵在肚子上，幽幽一笑，「我肚子里的这个，名义上也算是你的血脉，想来你也不待见，要不，我帮你取了吧。」

说完，我用力地、将手中瓷片插了进去.....

13

「兮兮，不要——」秋辞疾扑过来，扶住了我软倒的身子，迅速帮我修复伤口。

他的眼睛，红的像只无害的小兔子。

与他相识至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般惶然无助的样子。

「兮兮」是我与他在人间初遇时，我告诉他的名字。

听见这个久违的称呼，我便知道，人间一世，他果然还记得。

只是，不想记着罢了。

我腹上伤口愈合后，他的鬼力像不要钱一样，继续往我身体里灌。

「没用的。」我止住了他的动作，「我这次用的禁术太过伤天害理，谁都救不了我。」

当年我插手人间之事，就昏睡百年。

天南星乃是神身，如今我乱了鬼神秩序，已是强弩之末，再多鬼力，都填不了我体内亏空了。

他扶着我靠在他怀里，用鬼力幻化出一只碗放在地上，割破掌心往碗中滴血。

我们鬼神有灵体，流血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只不过，鬼的血是黑的。

秋辞手心伤口纵横交错，足有几十道，看得我怔然。

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他端着碗就往我嘴里灌。

味道有些腥，有些咸，还有点甜——和他第一次逼我喝的汤味道一模一样。

原来，我一直喝的，都是他的血。

他功德无数，一身修为与我全盛时期不相上下，他的血，于我便是天然补药。

「秋辞，你既不喜欢我，又何必做这些。」我偏过头去，不肯喝。

他将我换了个姿势，自己含了一口血，低头吻住了我的唇。

我脑子「嗡」地一下，懵了。

我的心上人第一次主动吻我，竟是在我心灰意冷之时。

何其可悲，又何其可笑！

一碗血饮尽，我总算有了些气力。

「不好意思，先前打翻了你的孟婆汤。」我挣扎着爬到床沿靠着，避开他的触碰，「往日是我执迷，只是，你这一次喝孟婆汤前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」

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不接话。

那张向来波澜不惊的脸，表情太过沉痛，让我不忍直视。

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阎王，也做不好阎王。」我垂眸苦笑，也避开了他的目光，「秋辞，辛苦你拟个旨，封我，做个阴阳信使吧。」

百鬼去处皆由他安排，有了这个身份，我就可以自由往来人间、幽冥二界。好过这般，日日与他痛苦相对。

「秋辞，这些年，你喜欢过我吗？」事已至此，我仍想问这么一句。

好似，听到那个答案，我才能彻底死心。

14

「岂止喜欢。」他嗓音喑哑，「从人间到幽冥，哪怕一次次忘记，也总能一次次爱上。」

我眼帘霍然一掀——竟不是我意料之中的答案。

「我入了幽冥界后自请为官，本就是想借职务之便，找一个叫『兮兮』的姑娘。」他瞬间有星星点点的光亮，「那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子，为了与她再见一面，我自愿放弃轮回。可遍寻地狱人间，我却始终找不到她。」

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听闻藏风谷有一无量洞府，可看前世今生，便斗胆去闯了一闯。也是入了洞府，才知你的真实身份，竟是幽冥公主。」说到这里，他瞬间光影刹那破碎，「不曾想，我竟是你的劫，会致你万劫不复，身死道消。」

像是当头棒喝，我浑身血液瞬间冰凉。

「我入幽冥几十载，自是知晓公主兮和昏睡不醒之事。」他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唇畔笑意苦涩，「当现实和幻境重叠，我即使心悦于你，又如何敢与你再惹上干系。可离开你，我又舍不得.....」

「我以为，只要不主动去纠缠你，就能逆转未来，便以你常用的脂粉香气为引，给自己下了一道禁制，并求孟婆赐了一碗汤.....」他闭了闭眼，声音又痛又哑，「不曾想，这一天，终究没能躲过去。」

想通前因后果，我唏嘘不已。

他在无量洞府预见了未来，为了逆转今日之果，便生生拒我三千年。

到底该说他深情，还是骂他薄情.....

「谁说没有躲过去——」门外传来一道浑厚轻快的声音，
「呦，还抓到一只偷听的小凤凰。」

房门被推开，一个白胡子道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

他怀中，抱着昏睡的天南星。

「无量天尊！」秋辞激动地迎了上去。

只一晃神的功夫，来人已进了屋，「秋辞判官真是好记性，一别三千余年，竟还记得老道。」

「天尊仙风道骨，鸾姿凤态，一眼难忘。」秋辞主动接过天南星，放在一张空椅上。

待这位天尊坐好，秋辞当即奉上一盏茶——态度之恭谨谦逊，令我瞠目结舌。

「敢问天尊，躲过何解？」秋辞躬身作揖。

无量天尊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「幻境所载，兮和公主万劫不复，身死道消，这不没死成嘛。」

活久见，我差点被一个老头给气吐血。

「听老头你的意思，我没死，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」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
「那是自然。」无量天尊摸着胡子哈哈大笑，「丫头，若不是我把这只小凤凰送到你身边，你如今怕是只剩一口气喽。」

我哑然。

天南星，好像还真是个「变数」。

一个天界少帝，莫名其妙出现在我一只鬼身边，莫名其妙对我一见钟情，莫名其妙跟着我回地府，又不小心被杀了——简直处处都透着「诡异」。

「鬼乃至阴，凤凰浴火而生乃是至阳，我将这只小凤凰送到你身边，以至阳体化至阴煞，助你们成功渡过此劫。」无量天尊

笑咪咪看着我，「小丫头，你说这算不算是『功德无量』啊？」

想起这个渡劫的过程，我讷讷不能言——用的是秋辞的身子、天南星的元神，跟脚踏两只船何异。

「哎哟，灵体皮囊不过表相，小丫头，你可别学我那个小徒弟，痴痴傻傻看不开。」当是看出我心中所想，无量天尊出声劝诫。

我偷瞄了秋辞一眼，正好与他的视线撞在一处。

他眼中有自责、悔恨、茫然、心疼，唯独没有厌恶。

「我在小凤凰身上下了个咒，如今劫数已解，人我便带走了。」无量天尊伸手在天南星身上拂过。

一阵红光过后，天南星变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凤凰，被他托在掌心。

「神尊，阿星他——」我看着天南星，欲言又止。

「小丫头，修行之人，切忌思虑过重。」无量天尊身影渐渐透明，「不过大梦一场，梦醒——了无痕呐~」

这位年高德劭的天尊，以戏腔说出「了无痕」三字，雷得我外焦里嫩。

耄耋之年，童心不泯，大抵如是。

15

无量天尊留下了一枚神丹和一封信。

这枚神丹，抚平了我一身反噬之力带来的恶果。

信中只有一句话，「劝君惜取眼前人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」

我将自己关在房间七日七夜，最终，选择了跟过去和解。

三千年相望却不得相守，这滋味，我受够了。

况且，秋辞为我做的，并不比我为他做得少，只不过是，用了最蠢的一种办法。

秋辞也没有再喝孟婆汤。

不知是得益于秋辞那不要钱的血，还是不要钱的鬼力，我腹中孩子终是保了下来。

是个女儿，眉眼与秋辞七分像，妥妥的美人胚子。

孩子满月那天，在我那阎王老爹的主持下，我与秋辞大婚，并正式继任阎王之位。

天界来了诸多神仙来阎府朝贺观礼，棱光帝君携夫带子，也在其中。

我与天南星对望，他礼貌颌首，云淡风轻。

当真是大梦一场，梦醒无痕。

我彻底释然。

婚典之上，父王说，我替秋辞再求人间一月的时候，他就猜想我此举不简单，没想到，丢了女儿还折了棺材本。

我挽着秋辞的胳膊，提醒他莫忘了，盛名响彻六界的秋辞判官是他女婿，以后他行走六界，头顶都会发光。

父王凝眉思索了一下，表示附和。

婚后，我负责相夫教子，貌美如花，懒惰更甚以往。

秋辞身兼阎君、判官二职，令行禁止，百鬼莫敢不从。

就是阴尸鬼王总会看着他，露出迷之微笑。

他一头雾水。

我心知肚明，却装聋作哑。

有些事，不可说，不能说。

我也，不愿说。